

春色满园

革命故事集

D218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春色满园

革命故事集

南通市革命委员会 纺织工业局 文化局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春 色 满 园

南通市革命委员会 纺织工业局
文化局 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100·047 每册0.25元

目 录

新妹司炉·····	棉织六厂工人创作组 (1)
布机声里·····	通棉一厂工人创作组 (19)
花师傅·····	通棉一厂工人创作组 (30)
小燕展翅·····	通棉二厂工人创作组 (35)
彩云齐飞·····	棉毛毯厂工人创作组 (46)
工农衫·····	南通市针织厂创作组 (55)
新春凯歌·····	通棉三厂工人创作组 (63)
学操·····	棉织二厂工人创作组 (71)
“暖不暖”·····	通棉一厂工人创作组 (77)
故事员的故事·····	通棉一厂工人创作组 (86)
魏群学医·····	曙光漂染厂创作组 (95)

新 妹 司 炉

棉织六厂工人创作组

一、解 难 题 书 记 决 策

“三八”染织厂，是一家由家庭妇女办起来的小厂。别看厂小，它可是全市纺织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真是：艰苦创业谱新篇，小厂争做大贡献，革命生产双飞跃，妇女能顶半片天。你就是到这个厂的锅炉间去参观一下，也会使你深受感动。

为什么要介绍你去看锅炉间？原来染织厂的生产，离不开蒸汽。这个厂锅炉间有个林师傅，他说得好：“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空气，染织厂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蒸汽。”你到“三八”染织厂这里那里细一看，就完全明白了这个话有道理。这输送蒸汽的管道，就象人身上的血管，有粗有细，有曲有直，有的爬墙上壁，有的腾空落地，有的一圈圈盘在染缸里，也有的一条条排在烘板下，密如蛛网，延伸到各道生产工序，从锅炉间把蒸汽送到全厂。大锅炉，确实象个大心脏。

“五·一”以后，全厂乘工业学大庆的强劲东风，开了产品展销会，根据广大工农群众的意见，新设计了“向阳花”、“迎春花”、“采莲飞舞”、“万紫千红”等十几个色彩鲜

艳、美观大方的新品种被单布；投产以后，用汽量大为增加。显色间、印花间、烘烫间，都要增加用汽。锅炉工人拿出了铁人精神，日夜奋战在锅炉旁，把压力表上的指针，全日二十四小时保持在红线上，可还是不能充分满足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锅炉间听到的是一片求援声：“汽不够！”

“汽不够！”形势又喜人又逼人。

“三八”染织厂党支部书记张明珍，这些日子正在全面考虑锅炉间的问题。那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级派人来商量，要求“三八”染织厂派一位锅炉工去新建的红旗化纤厂当技术指导。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派经验丰富的林师傅去。可是，谁能到锅炉间去顶林师傅的硬缺？这时，群众议论纷纷，提出了好多建议。

张明珍看到，新形势下的锅炉间，确实存在着困难：生产任务压得这么重，而烧的是一只旧炉子；加上主动把优质煤省下来支援重点工业，眼下又是大吃“杂粮”，因此出汽不足；如支援人家，最成问题的就是人力。厂里本来就是女工多，只有锅炉间三个班都是男工。拿甲班说，就林师傅搭上个刚满师不久的青年工人小陈。林师傅一走，锅炉甲班就剩下小陈一个了。这小子是个只会流大汗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烧锅炉就是个力气活。”最近，林师傅还在考虑一项提高锅炉出汽率的技术革新，他一走，这副担子哪个能挑呢？可张书记是个细心人，她想想困难不少，但挖挖潜力还是不小。她找工人同志商量，跟支委们研究，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坚定不移地下了决心：林师傅支援红旗化纤厂以后，另外挑选一名女同志进锅炉间。原来张明珍已经想好了一个能挑这副重担的人，她的名字叫李——新——妹！

二、挑重担新妹请战

这一边，张明珍还没有来得及去找李新妹；那一边，李新妹已主动来找张明珍了。新妹一下早班，就来到支部办公室，一看张明珍不在，她就顺手拿起当天的报纸坐下来，边等边学习起来。

趁张明珍还没到场，且把新妹姑娘介绍一下：

她的身材不高不矮，长得结结实实，红喷喷的圆脸上一双眼睛又大又明亮，额角上随意挂一络短发，一看，就使人觉得是个机灵能干，挑得起重担的姑娘。她今年二十四岁，大前年满的师。在她满师之前，织造操作水平就抵上了一个老师傅，成了艺徒中的一名红旗手。“李新妹”这三个字，也就名副其实地被大伙越叫越响了。新妹，新妹，真是“新”呀！她到了哪里，那里的新事就多起来：革新呀，建议呀，改进呀……少不了总是她打头阵。碰到困难，你说“不行”，她看准了就说：“行！”老工人见她这股闯劲儿，都夸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强丫头。

“行行行，行行行！”只要这丫头那清脆的嗓门里一响起这几个字呀，那真象吹起冲锋号一样。现在，新妹晓得锅炉间正在攻“汽老虎”这个碉堡，这一声声冲锋号，就自然地向着锅炉间吹过来了。而第一个觉察到这无形的号声的，自然是党支部书记张明珍。

再说新妹正在看报，入了神，没料到，有个大个子闯进来，冲着她喊了声：“张书记！”新妹忙把报纸“刷拉”一移开，两人打了个照面，都不禁失了声。新妹“哦”的一下，明白了什么；那人“啊”的一声，感到了意外！原来这

个大个子就是林师傅的徒弟，锅炉间甲班的小陈同志。

其实，小陈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急着要找张明珍。昨天下班以后，林师傅特地告诉徒弟，说他很快要走；接着又透露说，可能有个女同志来顶他的缺，要小陈做点思想准备。为什么要做思想准备？因为师傅晓得徒弟有点看轻女同志。特别是这几天，大伙都在喊“汽不够”，锅炉间的压力确实很大，小伙子更盼着来个强兵强将，来个膀子硬梆梆的锅炉工，好同自己搭挡。所以一听师傅的话，他脱口就说：

“还当真有个女金刚要来呀！”师傅只简单说了句：“这人不错，差不离也是个女金刚呗！”听口气，还是师傅支持的哩！小伙子只得闭了嘴，但还是担着心，不定神。本来他吃了饭要去看球赛，想想心里不爽快，就掉头回到了宿舍，“咚”一声，朝床上一躺，双手垫着后脑勺，研究师傅刚才的神态、语气：那“可能有个女同志”的“可能”二字，还是话中有话，留有余地。对！只要自己抓紧时机找党支部提提要求，还有可能改调个硬梆梆的小伙子来。想着，想着，小陈一骨碌起了床，直奔支部办公室。可没想到，竟在这节骨眼上，劈头碰上了这位响当当的李新妹。他立即感到，事情可能毛了。

小陈好不容易镇静下来，问新妹怎么坐在这里？新妹反过来问他：“你呢？来找张书记的吧？我猜你那个甲班要人，还可能是要个男同志，是吗？”小伙子心里的秘密，刚才是连师傅都瞒着的，没料到给新妹一戳就穿，弄得他乱了阵脚，忙不迭地否认：“没……没这话——我要人？要什么人？——”新妹含笑说：“象个真的！林师傅一走，你一个人顶整班，我看你能生出几只手来？”“要人？那也是领导上的事，我无权问。”“别瞒我呀！”新妹那双大眼睛一眯

缝，笑笑说：“小陈师傅，来！我介绍你看张报纸。”新妹把刚看过的那张报纸朝前一摊，小陈走过去一看，赫赫几个大字：“妇女能顶半爿天”！小伙子猜到了新妹的用意，心想不妙：难道师傅说的那个“女同志”就是她？……小陈一面装着看报，一面紧张地考虑着怎样回答新妹可能提出的问题。果然，小陈刚从报纸上抬起头，新妹就紧追一句：“小陈师傅，有什么感想？”“感想还不是妇女能顶半爿天！”新妹又意味深长地说：“联系联系实际呢？”“联系实际也还是妇女能顶半爿天！”新妹紧追不放，又说：“我想问问你，林师傅支援新厂以后，锅炉间的困难你们到底打算怎么解决？”小陈故意轻飘飘地说：“嗨！什么困难不困难，没什么大不了，我们有的是铁人精神，有的是这个嘛——”他特意挥起那粗壮有力的膀子，“你看看我这膀子！我们锅炉工那一个不是硬梆梆的顶门杠子。”新妹听完，却不紧不慢地插问一句：“这么说，添个女同志帮帮手不行吗？”小陈听新妹越问越认真，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她确实要来当锅炉工了！怎么办？现在只有拿出已经准备的第二着棋子：摆困难，动摇她的信心，让她自己打退堂鼓。于是，把锅炉间的生产关键摆了个一、二、三、四、五，又把烧锅炉说了个脏、重、累、热、苦。小陈加辣油，添酸醋，说完了，问新妹：“你说，来个女同志怎么行？”“为什么不行？——行！”这“行”字，清脆、响亮！说得小陈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对答。

正在这时，张明珍走了进来。新妹一见就说：“张书记，你来得正好！我和小陈师傅都为一个小事找你来了。刚才我们辩论了一场，哦，不，是小陈师傅向我说了我们锅炉间眼下有那么多困难，帮我下定了决心！我现在向党支部请

求，立即派我到锅炉间去，和小陈师傅共同战斗。”新妹一气说完，明快坚定。张明珍望着新妹，大步上前，说了声“好！”又用热烈的口气说：“我们的锅炉间！说得好呀，新妹！我们时代的妇女，应当有这种气魄。你来得正是时候！”张明珍又亲切地问小陈：“小伙子，你找我也是为这事吗？新妹刚才说你帮助她下了去锅炉间的决心。这很好嘛！希望你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把解决‘汽不够’的重担共同挑起来。你看怎样？”小陈脸上热辣辣的。知道要改变成命有困难了，可憋在心里的话不说又不行，终于开了腔，说：“张书记，新妹的决心使我很感动，我应该向她学习。但是，烧锅炉是个力气活，女同志怕不行吧，就是练，也要有个过程。眼下我们锅炉间的情况，张书记你是清楚的，新妹心里也有数呀……”张明珍听完了小伙子这段话，笑了笑说：“小陈同志，烧锅炉也不全是力气活，还得多动点这个。”说着，指了指脑门，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只看膀子，不动脑子！小陈，你再想一想我们这个厂，是怎样在大跃进年头建立起来的？又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叫‘三八’厂？多想想这些，就能够看到新中国的妇女的作用，就会主动对妇女同志多帮助点……而不是妨碍她们革命啊！”小陈听着，听着，低下了头，刚才憋在心里的那股“汽”也泄了。书记的话全对，可自己的问题又在哪里呢？张明珍对小青年的思想动向很清楚，她接着说：“不错，新妹才二十多岁，肩膀还嫩，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她已走过来的一段路程，说明她是能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挑起革命的重担的。”张明珍又举步向新妹走来，亲切地说：“新妹，刚才小陈的话你都听到了？”“听到了。”“冷静地考虑过？”“想过了，思想上也斗争过。”“知道

小陈的顾虑也有道理吗？”“女同志烧锅炉确实比男同志困难些，我得加紧练！”张明珍见新妹思想准备很充分，放心了。她沉思片刻，对新妹说：“妇女当司炉工，活儿是比较重，也比较累。不过，要看到：没有昔日苦，那来今日甜；没有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奋斗，那来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今天？今天，我们出大力，流大汗，不光是为了解决自己一个厂‘汽不够’的问题，而是为了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了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要记着：你这女司炉工接的不光是烧大炉的重活，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重担，任务很重，也很光荣呀！”新妹听着，听着，浑身热乎乎，心头更亮堂。张明珍又笑咪咪地问小陈：“还有什么问题吗？”小陈“咕嘟，咕嘟”连喝几口茶，“没，没什么问题，出劲干吧！”道理他是通了，心里却还有话，不过怎么说出口呢？他还得看一看……新妹走出支部办公室，站在大路东边水塔下想再同他聊聊，可小伙子却一拐溜，已从西小道跑了。

三、初上阵相持不下

李新妹到锅炉间的头一天，正是林师傅离开的第二天清晨。时交大伏，天气酷热！新妹脱了挡车工那身薄薄的白细布围腰，换上一套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脚穿一双深褐色翻皮大靴，加上锅炉间温度高，热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问小陈，可以先让她干点什么？小陈说：“打扫打扫吧！”于是，新妹拿起扫帚，把锅炉间里里外外打扫了个清清爽爽，又把挂在墙上、藏在柜里的破旧工作服，来了个大清理，接着又坐下来，把这些工作服缝补着。这时，锅炉间的那几项

重活，还是小陈一个人在顶。不知怎么的，小伙子今早感到事事不顺手：车间里汽不够用，少不了提几句意见，林师傅换上个新妹，又派不了用场，现在竟不声不响地埋头做针线，锅炉间快要变成服务站了！他随手把铁扒儿重重朝前一丢，“哐”的一声。对小陈的一举一动，新妹看得清清楚楚。

小陈又“空隆隆”去推煤车。新妹一看要拉煤了，连忙丢下针线，抢上前去帮忙，三帮两帮总算给她帮上了。拉好两车煤，新妹又见小伙子突然旋风般一阵猛干：丢了车把拿煤锹，丢了煤锹拿铁钎，丢了铁钎拿铁扒，“叮叮当当”，“乒乒乓乓”，响了个热火朝天！他是存心要把锅炉间“脏、重、累、热、苦”几个字，来个现身说法大表演，因此话也多说了几句：“你看看，我们这里一式大家伙！我早说过，这不是你们织布间！”新妹答得爽：“以苦为乐嘛！”小陈说：“力气是真功夫呀。来，你试试这家伙！”小陈飘飘端起一根丈把长、十来斤重的大铁钎，送到新妹手里。新妹接过，拿起这头，那一头沉甸甸，直朝下坠！新妹心里想：“好重呀！”小陈肚里说：“动摇了吧？”他看着新妹，终于憋不住地冲出了一句：“单这玩艺，一班就得举成百次，不光举，还得使大劲捅灰呢？”他想新妹该打退堂鼓了吧！可是新妹一挺胸，把那根大铁钎稳稳地举过了头，这气派，和刚才拿细针做活全然不同。她放下铁钎说：“小陈师傅，你不是说这活最重最苦吗？我就从这里学起！你放手教，我认真学！”听这话，还真有点锅炉工性格。小陈心想：就试试吧，看看有没有培养前途。主意打定，就说：“好！来吧，教教你。看，这炉膛里死炭结实了，象铁饼！——铁钎对准了，一伸就伸，捅！对！得使大劲，猛劲，兜底铲！

对！再加把油……”新妹不知哪来这股劲头，一下子竟把大铁钎伸进炉膛口，捣捣捣，捅捅捅，扒扒扒，好不容易捅出了一摊煤渣。就这样，在高温的锅炉间，他们度过了并肩战斗的第一天。

新妹一心想着生产需要，恨不能三天就学会烧炉子，因此，使了过头力，几天下来，弄得腰酸背疼，膀子肿了，虎口裂了。可新妹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疼痛都咬咬牙熬过去了。她苦不怕，疼不怕，怕只怕炉门前使不出力气，烧不出蒸汽。

可是小陈，却不了解新妹的心情，这天一上班，就说：“新妹，这几天身体不行了吧？嗨，是得照顾照顾你。”随即交给新妹几项轻松活，叫她查查管道，看看凡尔，再到车间去跑跑转转。他还不知从什么地方特地找来两件破工作服，让新妹缝缝补补。新妹一件件照办，可是一空下来，又照常去挥锹加煤。哪晓得，两条膀子又疼又酸，一连三锹煤，勉强送进了炉膛，再三锹，就全加在炉膛门口。新妹哪肯罢手，把煤重新扒出来，准备再连干三锹。锹柄刚向后退，就被小陈在身后一把抓住。这时，四只手抓住锹柄不放。两人互不相让，争执起来。小陈先开了口：“新妹，你已尽到最大努力了，这苦干精神我佩服！可是不行呀，生来女同志的膀子嘛。我说老实话，实在吃不消，你还是回你的织布间去吧！”新妹斩钉截铁地说：“回去？亏你说，我看你老毛病又发了！跟你说，我决心下定了——放手！”小陈坚持着：“张书记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对你负责！”新妹说：“对！你要记住张书记的话，得负责教我。才几天呢，你就给人家下结论，说不行。可我自己，却感到力气在慢慢练出来了呢。”小陈忙说：“对呀，对呀！那也得慢慢来呀。看

起来一把煤锹，干起来学问不小。总不能一锹挖口井嘛！”其实，小陈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另有打算。他想：生产不等人呀！看你练吧，拖了后腿，我不信领导上不给我们重新派人来。小陈一张口，新妹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于是反问一句：“我记得你在张书记面前也说过，锅炉间的问题是火烧眉毛急等急，学它个三月五月，那怎么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呢？跟你说，我得抓——紧——练！”小陈身不由己地松开了手，却赌气跑到一旁，朝凳上一坐，一动不动地尽看着压力表。糟糕，压力表上的指针摇头晃脑朝下掉！小陈一下子蹦起来，朝新妹发起了脾气：“哎呀，同志！哪能这么加煤！你看看，火苗都给你压熄了！你不听到车间里成天喊汽不够，汽不够？这么一来，我们还供不供汽呀？”听小陈师傅说到“汽不够”，新妹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只得把煤锹主动塞到小陈手里，说：“小陈师傅，你怎么就不能快点帮我掌握这技术呢？！”小陈苦巴着脸说：“唉，怎么说呢……汽不够，真是气不够呀！”小陈一语双关，新妹心里有数，也还了他一句：“蒸汽，争气，我就不相信我们争不了这口气！”

四、用苦功闯过难关

半个月过去了。今天星期一，要开炉升火，小陈提前了半小时上早班。他过了桥，拐了弯，怪，自己锅炉间的高烟囱怎会冒出烟来？尤其使他吃惊的是：眼前锅炉间大吃“杂粮”，烧得不好，烟囱里就要冒乌龙烟。而现在，看那淡白色的烟带，徐徐上升，炉子烧得好极了！这是怎么回事？莫不是林师傅知道厂里任务紧，提前回来了！小陈心里一乐，

大步赶到锅炉间。一看，愣得站住了！那不是新妹吗！小陈站在门口，一是惊，二是喜，三是疑。

炉前红光跳跃，新妹正忙着朝炉膛里加煤，熊熊的炉火映得她浑身通红。她动作灵活爽利，听那煤锹，“沙沙沙”、“嚓嚓嚓”，看那姿态，熟练、稳健，加得勤，送得远，撒得匀。一转眼，只见新妹放下煤锹，拿起长铁钎捅灰。

“匡啷当！”新妹丢下铁钎，又操起长铁扒，三扒两扒，扒出了一大堆火球似的煤渣。最后，她“嗨唷”一声，一块大煤渣掉在炉门口！锅炉间的温度立时上升，热得灼人！新妹丢下铁钎，这才抹一把汗水撒在炉前，冒起一缕青烟。小陈看到这里，不禁脱口一声惊叹：“好家伙！”

这当口，一只大手朝小陈伸过来，拍拍他的肩胛。小陈侧过身一看，啊，到底是林师傅回来了！林师傅笑着说：

“今天休息，回来看看。怎么样？心服了吧？”小陈说：

“是你帮的忙吧，师傅？”师傅脸一沉：“你是不服气怎么的？这不就跟你当年一样，学习也得有个过程嘛！归根结底，是你瞧不起女同志的思想作怪呀。”徒弟听师傅教训了几句，准备再挨新妹一顿批评。可新妹只当没听到，一个人尽顾忙上忙下。小陈感到很尴尬，双手不知放在哪里好，因为重活轻活尽让新妹一个人给包了。林师傅摸透了徒弟的心思，开口又说：“难怪你吃惊。我给你说，人家这一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硬是刻苦练成的。前些日子，听说新妹一拿煤锹，你脸就虎了，怕人家影响你供汽。新妹就班前班后，利用一切时间苦练膀子，举哑铃，拎水桶，真是铁钉钉黄连，硬朝苦里钻呀。人家思想红，路线正嘛。再看人家新妹娘，听说女儿学烧锅炉，还特地借了把大煤锹，弄了一篓砂子回家，让新妹下班回去就铲砂子。新妹还抽空到我那里

学烧炉子；又专找老锅炉工给她谈‘烧炉经’，密密麻麻记了一本子。你看看，这哪能进步不快？……可你，你又是怎样帮助人家的……”师傅的话被徒弟打断了：“我错了！……”老头子见徒弟认了错，两条乌黑的眉毛舒展开了，伸出他那大手拍拍徒弟的肩膀说：“哎，也不能说全错。我同意新妹的看法：我走了以后，你是一肩挑起了双担，干得不错嘛！张书记也说该表扬表扬你呢。”听师傅夸奖自己，小陈眼眶湿润了：“师傅，我得向党支部作检讨！那天张书记对新妹说的话，我也听了，道理也懂，可思想上就是对新妹放心不下，直到昨天下班以后，我还想去找张书记谈谈，要求……要求把新妹调出来……”小伙子再也说不下去了，激动地奔到炉门前，一伸手，抢过新妹刚举起的大铁钎，说声：“新妹师傅！我……我来……你去歇着吧——”

五、巧安排胸有成竹

从此以后，锅炉甲班的气氛一天天融洽起来。两个年青人都把自己青春的光和热，化为革命的优质煤，为努力提高供汽量而尽情地燃烧！不过各人的着力点却还是不尽相同。小陈是干！干！干！他有个说法：“不怕汗水成瓢倒，只要蒸汽朝上冒，烧烧烧……”新妹却常常拧紧双眉，亮着大眼，对准提高出汽量的关键，动脑子，想点子。锅炉间的新事也就一天一天多起来了。

这天刚上班，小陈就劲抖抖地爬上炉顶，把送汽凡尔全部打开。小陈烧汽不怕流汗，送汽也毫不在乎；加上这几天蒸汽烧足了，也存心露一手！没料想他前脚下，新妹后脚上，一反手，又给一只只关掉，只留一个凡尔开放。小陈一看，

忙喊：“不得了，快打开！现在车间里用汽紧张呀！”新妹不慌不忙地说：“放心吧！不会不供汽的。又要供汽，又要节约嘛。我说小陈同志，你就带着这个问题，到车间里去调查调查吧！”新妹随手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小陈打开一看，是一张《各车间用汽情况逐日调查表》。他不耐烦地直摆手：“搞这玩艺顶啥用？蒸汽是烧出来的，汽不够，力气凑，我只晓得烧烧烧——该加煤了！”小陈头一掉，又去拿铁锹。那大锹却早在新妹手里握牢了。新妹催促说：“去吧，小陈师傅，今天我们分工。我看家，供汽我包下来，你放不放心？你去跑外勤，任务很简单，只要把表格上的项目填满了，就回来。好吧！”小陈望着新妹，只好迈开了双腿。

小陈先来到烘烫间，站在门口，望了望，没进去；走过显色间，望了望，也没进去；却七绕八绕走向印花间。为什么？因为烘烫、显色这两个车间，蒸汽凡尔刚才都被新妹关掉了，只留着印花间独家送汽。小陈跨进印花间，不看别的，先去看压力表，只见指针指在四公斤上，送汽情况良好，今天这炉子就是“争气”！小陈抬头看看高兴，低头蹒跚开心。一转身，对面有人唤：“小陈师傅来了！哎呀，稀客，稀客！”原来是印花间的值班长李大姐，满面含笑向着小陈迎来：“看过了吗？该好好表扬你一下啦！这炉子是你烧的吧？”小陈忙说：“你恐怕想不到，是我们新妹师傅烧的，该好好表扬表扬她！大姐，我这个人呀，哎，……你不晓得，我这个人，还真该吃点批评才是！”李大姐笑着说：“我晓得你那个思想，总认为女伢儿不如男伢儿。我们不都是女人？张书记也是嘛！”小陈忙说：“呀呀呀！大姐，你不能再给我扩大了。我这次拖了新妹的后腿，错误已是不小